

柏臺紀要

監察工作卅年(一)

張國柱

監院成立時局風雨

中華民國行憲首屆監察院監察委員全體會議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五日開幕，八日于右任當選為監察院長，十二日劉哲當選副院長。二十四日行使同意權，同意王寵惠為司法院長，石志泉為司法院副院長。張伯苓為考試院長，賈景德為考試院副院長。七月十四日大法官人選行使同意權，同意洪文瀾、江庸、燕樹棠、黃右昌、郝朝俊、張式彝、李伯申、胡伯岳、張于溥、林彬、劉克雋、沈家彝為大法官。十五日同意陳逸松、周從政、李運華、于樹德、盧毓駿、張忠道、盧逮曾、趙青譽、黃麟書、張默君為考試委員。(按本屆監察委員經選出並經政府公布之總額為一百八十名，自是年五月二十六日總統頒布召集令起，至四十二年六月五日止，迄未至院報到者二人，辭職者一人，死亡出缺者十四人，投附共黨者九人，實有名額一百五十四人)。

我自六月五日至京報到，出席監察院第一次院會起，陸續參加各種會議，當選為經濟委員會

召集人(每一委員會設召集人兩名)在京逗留四十餘日，因暑假屆屆，塞北中學校務待理，於七月十五日離京北返。塞北中學於本屆暑假招考新生五班，全校新舊學生十三班，共計六百餘名。

自九月至十月間國軍先後撤出東北各省市後，濟南開封亦相繼失守，十一月九日國軍與共軍在徐州展開會戰，十二月三日，國軍放棄徐州，十二月十五日北平被圍。華北軍事的挫敗，受東北失守的影響很大，東北的失敗，在抗戰勝利起即經註定，蘇俄既將進據之黑龍江、興安、嫩江、松江、合江、哈爾濱、旅順、大連八個省市統治權，與解除日軍武裝所得大量軍備交給共軍，而中央政府標榜精兵政策，對偽滿軍隊明令遣散，不予收編，正好我棄敵取，大部偽軍相率投共，中共林彪出關，輕騎簡從，不勞而獲。迨國軍開入東北，進駐遼寧、安東、遼北、吉林四省的幾個重要都市，不過是些點線的控制，中共無論政治軍事，先天已佔優勢，一着之誤，牽動全局，曷勝浩嘆！

我於中秋節後攜眷經天津搭招商局秋瑾輪過滬入京，住保泰街秋元坊監察院宿舍，到京未久，因軍事逆轉，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食米搶購困難，人心惶惶失措。我離張垣時，塞北中學校務暫請董事張志端(景方)代理，原擬於寒假前北返料理，而以張垣平津危急，竟成空想。

南京的名勝有明孝陵、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磯、秣陵關、雨花臺、棲霞山等，我三度來京，前兩次居期短暫，無暇遊覽，這次翠簷居留約有三月，因心情的關係，僅到過明孝陵、中山陵、玄武湖三處，不無遺憾。

十二月中旬首都中央各機關人員眷屬實施疏散，我因奉推與陳禹山委員(遼寧人)調查中國紡織公司總經理束雲章被控違法舞弊案在滬查案，中紡公司查案完結後，我於十二月底前往南昌，在南昌逗留數日，拜訪了贛皖監察行署金委員維繫黃委員覺等，蒙金、黃兩委員聯合公宴。

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旬經湖南省湘潭縣屬株州鎮，轉往廣州。

元月十一日皖北蚌埠失陷，共軍長驅南下迫近長江，南京安全大受威脅，十五日天津陷落，北平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傅作義被迫談和，三十

一日共軍進佔北平。

蔣總統介公元月二十一日宣布暫行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以冀消兵弭戰，李宗仁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六人飛北平與中共進行渺茫的和談。中共代表為周恩來、林彪，選定四月一日愚人節為舉行和談日期，一面揮軍進逼，一面叫囂和談，故布疑陣，軟化政府軍戰力，結果李宗仁上了大當。

當時政府走向失敗的種種跡象，早於民國三十七年底完全暴露，在經濟上，金元券急劇貶值，物價一日數漲，物資來源缺乏，使人民發生不安與不滿情緒。在政治上領導階層意見不一，分主戰派與主和派。主和者不認識中共的狡詐狠毒與野心，竟暗與聯絡，企圖迫使主戰者就範，而放棄其職位，而主戰者不能把握軍心，發揮戰力，內部且有共謀潛伏，從中作祟，因而導致軍事上着着失利，徐州陷落與北平的所謂局部和平之後，在主和派首領即當時的副總統李宗仁極力策動之下，止戰求和的空氣，瀰漫全國，中共因其統戰計謀已達相當成功的階段，乃進一步提出招降式的八項苛刻條件，此時大局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京穗棄守集會台北

監察院三十八年總檢討會議於三月十四日在南京開幕。我與權委員少文自廣州飛京出席，住於西康路監察院委員宿舍，那時國軍由於徐蚌會戰受挫，共軍陳兵江北，李宗仁正與中共進行和談，立監兩院委員意見龐雜，自有爭執。我到了

右任院長公館造訪兩次，均見邵力子等多人在坐，所談無非和戰問題。三月廿五日監察院行使同意權，同意鈕永建繼任考試院副院長，先是考試院院長張伯苓於卅七年十一月呈請辭職後，由副院長賈景德代理院務，茲以賈景德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乃提鈕永建繼任。二十八日對補提大法官及考試委員人選，分別行使同意權，投票同意魏大同、夏勤、梅汝璈、翁敬棠、葉在珣、向哲濬、李浩培、蘇希洵為大法官；高一涵、馬師儒、水梓、張其陶、柳詒徵、艾偉、鄭鴻藩、張愷生、陳劍脩為考試委員。

我於四月初自南京飛返廣州，十六日搭金剛輪離穗，十八日上午抵台灣省基隆市，承曹秉鏡、賈寶元兩弟（均察省第一師畢業曹在基隆海關任職賈任警察局巡官）在基隆碼頭迎接，午餐後搭火車往銅鑼晚八時許到達，武純仁兄（時在銅鑼私立文林中學任教）在車站候接，承已洽借文林中學校長李白濱（字白平）的官舍備住，銅鑼居留月餘，張信河鄉長以同宗之誼設宴款待，並多方照顧，不勝感激。五月中旬遷居台中市南區綠堤巷十四號。

四月十三日台灣省實施三七五減租，省政府主席陳誠從此一連串的土地改革，實現了三民主義平均地權的經濟政策。

四月二十日政府電令在北平的和談代表拒絕中共要求，和談破裂，長江北岸共軍猛烈進攻。監察院大部同仁於廿一日分批疏散上海與廣州，二十二日共軍一部由荻港渡江，廿三日中央政府各機關撤出南京，山西太原亦於是日淪陷，晉省

府官員五百人壯烈成仁。廿五日中央政府遷至廣州辦公，廿七日共軍大舉過江，蔣總裁介公不顧危險，進往上海市區坐鎮，發表文告，指導作戰。謂當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愛國軍民之後，擁護李代總統及何應欽院長領導奮鬥到底。五月三日杭州失守，十五日武漢淪陷，二十日國軍撤離西安。二十七日上海國軍殲敵十萬人後自動撤守。

監察院於五月三日起在廣州舉行五月份院會（會場在廣州市廣衛路廣東審計處大禮堂）我與陳志明、楊宗培、孫玉琳、劉耀西、張志廣等飛往出席，得悉各國駐華使節除蘇俄外，其他均未遷穗，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亦留南京觀望風色。廣州各報沒有一條能使人心振奮的消息，金圓券按分按秒暴跌，在穗流通的港幣，時刻上漲，政府官員大都缺乏鬥志，何應欽內閣的閣員多欲掛冠求去，靡敗的局勢已經形成，使我心中感到無比的悲憤。當然中央各部會也有不少忠貞之士，為國家前途憂心如焚，將生死置於度外，表現時窮節見的情操，院會結束後，我們於六月初飛回台灣。

六月三日閩錫山經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長，十五日台灣省改革幣制，發行新台幣，以舊台幣四萬元折合新台幣一元，收回舊台幣。

八月十七日國軍撤出福州，十月十二日中央政府遷往重慶，十三日國軍撤離廣州。回憶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由此革命策源地誓師北伐，統一全國定都南京，如今再自南京撤退廣州，未幾廣州亦竟不守，勝敗興替，演於轉瞬之間，怎不

令人感慨萬千。

十月一日中共在北平成立偽中華人民共和國，翌日即經蘇俄承認。共軍兩萬餘人於十月下旬突襲金門，當地守軍奮勇迎擊，於激烈戰役中，二十六日在古寧頭擊斃共軍八千餘人，俘虜逾六千名，戰果輝煌，震驚中外，是為金門古寧頭大捷。

十一月三十日重慶失守，中央政府於十二月初由成都播遷台灣，二十七日成都棄守，代總統李宗仁自廣州撤離後，始終未到四川，初則稱病避居廣西省南寧，繼則潛赴香港於十二月五日攜帶隨員，包了專機，飛往美國，由行政院長閻錫山主持中樞軍政，支撐危局。政府遷台後，監察院同仁於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李宗仁逗留美國不作歸計，爰即提案彈劾，經國民大會代表於四十三年第二次會議時決議罷免其副總統職務。

黃金古物幸得保存

大陸撤退，有很關重要值得大書特書的兩事：(一)將存於上海中央銀行的黃金(準備金)五十萬盎司安全運到台灣，賴以支持台灣建設的經濟基礎。(二)薈萃中華文化精華的故宮文物二十五萬件疏運來台，現在展列於台北市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燦然呈現中華文化五千年歷史的光輝。前者歸功於時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後者朱家驊(驢先)先生的功不可沒。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文告說：「美國並不採取足以涉入中國內戰的途徑，也不供給軍援與軍事顧問於

台灣的中國軍隊。」美國國務院在此之前，曾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發表所謂中國白皮書，題目是「美國對華關係」內容，特別着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的記述，其中艾奇遜國務卿上總統書有下面的幾句話：「……中國內戰之惡果，非美國政府所能左右，此項結果，不因我國之任何所為，或我國能力合理範圍以內之所能為，而即可以使之改變者，亦不因我國之任何所未為，而致使之發生者。」我們讀到這幾句話，想起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節的一段紀錄來，原文是：「彼拉多看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因為在雅爾達祕密會議中了蘇俄的圈套，出賣了中國，因為在緊要關頭迫使國軍停火，容讓共軍發展，停止了對華的有效援助，而最主要的，因為自己是有大的權力與無人可與抗爭的世界領導地位，所以倒下的中國流着血的時候，美國可以說罪不在我。

彈劾胡宗南案文獻

監察院於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台北市舉行院會，此時海內外同胞以中樞無主，國運如絲，函電交馳，籲請 蔣總統介公復職，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的院會中，以出席者三百三十一人一致通過決議，請求 蔣總統履行總統職權，監察院亦作同樣請求， 蔣總統遂於三月一日復行視事，並着手改組內閣，提名陳誠先生為行政院院長，積極推進保衛台澎反共抗俄的國策。三月十七

日舟山駐軍撤來台灣。五月十二日監察院舉行年度總檢討會議。十六日行使同意權，同意謝冠生繼任司法院副院長，十八日我與李委員夢彪等四十六人提出「彈劾西安綏靖主任西南軍政副長官胡宗南喪師失地貽誤軍國案。」經審查成立後，移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及國防部審理。彈劾案全文如后：

「為西安綏靖主任西南軍政副長官胡宗南喪師失地貽誤軍國依法提出彈劾以肅紀綱而振軍威由：查本院前以積弊不除，難期振作，曾向政府提出糾正，旋據行政院三月九日咨覆，內開，監察院之糾正案，切中時弊，應由院及有關部會首長，切實查照辦理，以振紀綱，而挽頹風等語，似乎政府整頓紀綱，已有決議。乃觀其措施，除將李延年交付軍法外，而對於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施乖方，貽誤軍國最鉅之胡宗南，一無處分，殊深詫異。查胡宗南以師長進駐陝甘，洊至專閫，地位不為不高；界以防共戡亂保衛西北之事權，責任不為不重；軍政大權，一手操持，大小軍官，由其委任，倚畀不為不專；關中控制延綏，綰轂關蜀，俯視中原，有若建瓴，形勢不為不要；平時養兵四十五萬，部隊不為不多；新式武裝當全國三分之一，(各倉庫所儲其數尤多)配備不為不精；國家所給餉項，未欠絲毫，地方供應糧秣，十足輸納，加之臨時征而又征，借而又借，軍需不為不裕。(國防部、財政部、糧食部，由糧處皆有帳可查)三十七年冬夏，兩度徵調民工，環繞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寬深之濠溝一百六十里，沿濠一帶，砲壘相望，即其司令部

四週，莫不修築工事，用民不爲不勞，（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退出西安時，民工尚在機場周圍工作）自駐軍西北以至放棄，將近二十年，蒞事不爲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據如此之情勢，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豈惟作西北之長城，抑且爲國家之柱石，不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竟放棄西安而去，使其放棄之動因，果受優越之匪勢所壓迫，而作有計劃之撤退，猶可言也，乃爲匪謀李茂堂所欺，虛聲恐嚇，不曰匪軍六十萬渡河而西，即曰三十萬人已抵涇河北岸。胡宗南不察虛實，遽作走計，地方人士公推代表請其勿信謠言，輕棄重地。陝西人士非盡聾聵，如此匪勢，豈無聞見，堅不採納。五月十八日天甫黎明，乘機離去省垣，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時匪方政工人員始至。匪兵到者不滿千人。直至六月初旬，徐向前一股竄入，匪鋒始張。然使胡宗南當時識破匪情，立行反攻，猶可撲滅，或聯合青寧隴東各軍，同心協力，比肩作戰，亦足以遏止兇鋒，乃胡宗南雖應青寧軍團之約，共取關中，迨青寧軍隊已抵咸陽城下，連電催促，胡部行至蓋屋一帶，按兵不前，以致青海騎兵喪身於渭河者，達一團之衆，此軍既敗，而關中區域，遂全部淪陷矣！蘭州圍急，馬步芳部隊浴血苦戰，日夕呼援，迄不一應。蘭州既陷，寧青繼之。是西北之喪失，雖非胡宗南一人之罪，而胡宗南實負重大之責任。政府不加罪責，復界川陝邊區，使胡宗南感激奮發，於此時期重新布置，南倚巴山，北據秦嶺，扼茲山岳地帶，尙可以作巴蜀之屏藩，但匪軍之進擾，乃在陝南，既不爲

長久固守之策，又不爲從容撤退之謀，一聞匪至，又棄陝南而去。據目睹者言，倉皇凌亂之情形，其非預有計劃可知。陝南既失，政府又委以西南軍事任務，且以最後反共基地之西昌界之，撥軍機二十架歸其控制，責任何等重大，四川情形固甚複雜，然胡宗南向四川省政府索三十萬人軍糧，則其勢尙不爲弱，又加以楊森、彭斌、羅廣文部亦分駐附近各縣，使胡宗南善於運用，早爲布置，何至一敗塗地。乃當將士捨命疆場，前仆後繼，軍情正萬分緊急之際，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成都飛三亞。主帥既去，各軍因之解體，或死敵，或潰散，或投匪，或被俘，或引部而打游擊，十餘年所養之大軍，一朝俱盡，胡部覆沒，川軍繼之而崩潰。共匪於十二月三十日侵入成都，四川大局遂不可爲矣！胡宗南到西昌後，其所措置，尤爲乖方。師長田中田不甘隨趙子立降匪，率其所部轉戰千里，由川東而至松潘，傷亡雖僅存數百人，而反共意志益堅，戰鬥益力，其後會合胡部由川西退下之陶慶林、任顯峯、張天霞等團總約三千餘人，率之進攻，於三月五日收復康定、瀘定，並進駐二郎山等處，以爲恢復天全雅安之計，中央曾有電嘉勉。胡宗南乃於此時置田中田於不理，又不以人槍最多戰鬥最強之陶慶林升師長，而以最弱之張天霞充任，以致陶慶林將兵撤退，匪乘虛而入，康定遂於三月二十五日復陷於匪。又川康一帶反共志士紛起游擊，以子彈缺乏，向胡宗南請求補助，胡宗南不予立時延見，即見亦不三兩言，便向其要計劃，以爲准駁。雖以富有號召力量之羊仁安，亦僅給槍十枝，其他可

知。迨其去時，始下手令發給槍枝，皆不及具領，爲匪所得，游擊隊首領唐式遵、羊仁安諸人以缺乏武器，兵敗身殲，而政府所希望最後一線之大陸，至是喪失無餘，其貽誤軍國之罪，豈屬尋常。或謂胡宗南派別觀念最深，凡非己之嫡派，皆在不信任之列，何況地方人民所組織之游擊隊，又心所不喜，縱能力戰，亦不爲補充。其調遣部隊，任意分化，致使軍師旅長無法直接指揮。又謂其總部多有共匪份子滲入，故胡宗南飛三亞後，盛文坐鎮成都，乃其司令部竟有開會商議集體投降之事。又謂胡宗南所部號稱四十五萬人，實不及半。空運西昌，僅祇兩營，猶日向政府索十萬人軍餉；又謂胡宗南飛出西昌之日，下午二時，召集地方紳士紳聲言決與城共存亡，乃於六時而去。凡此種種，胡宗南猶可藉口，無可查考，以自規免，而不知其不能逃責者，國家歲糜鉅餉，爲胡宗南所養之數十萬大軍，今皆何在？所界予之重地，節節放棄，以至於寸土無存，喪師失地，事實昭然。全國之人，共見共聞。何庸更問其他。昔齊晉之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猶以爲恥，反而戰死。荆吳之爭，子囊以衆寡不敵，全師而遁，恐人效尤，自請伏劍，楚君從之，以成其義。今胡宗南戟已亡矣，並未得矛，身已遁矣，師則覆沒，既不能死綏以成仁，又不聞泥首以請罪。政府對之亦不聞有若何之處分，是則令人不解？吾人固不願拘古義以繩人，亦不願作過分之苛責。念自東北失敗以來，除張靈甫、黃伯韜、李仲華諸人自殺，太原將吏集體殉職而外，其他失守之官，債軍之將，並未聞一人有引咎之言

，甚且以挫敗之由，謾為奉令所致，亦不聞政府有懲罰之令，即有懲罰，不過撤職查辦四字，以致喪師失地，覆轍相尋，大陸淪亡，實由於此。竊以為胡宗南者，自上尉連長不三數年洵升少將師長，又不數年位至兼圻，軍政大權操於其手者十餘年之久，受國家特殊之優遇，居軍事特殊之地位，自當不同於凡眾，失敗之後，無待人言，應向政府自請議處，非惟有以謝國家，且使廢弛之紀綱，由我而立，政府之威信，由我而尊，天下之人孰不以胡宗南為知恥明義。乃竟不聞有此也。政無紀綱，國無與立，誠如行政院咨覆所云，而整綱飭紀，非徒空言，要在功罪分明，賞罰平允，賞不為一人而寬然後賞罰行，而人知激勵。其在今日，關係尤鉅，紀綱一立，軍威丕振，大陸之復，可立而待。政府不予處分，豈以飛出西昌，係有政府命令歟？而不知胡宗南應負重大之罪責，已定於棄成都飛三亞之前，重以西昌之措施，適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實俱在，焉能為諱。將以全軍覆沒為無罪歟，何以激勵軍心，振作士氣！將以為人才而欲保全歟，人才固宜保全，紀綱尤須尊重，政府不欲反攻大陸，則亦已矣，苟欲反攻大陸，除醜類而奠神州，奈何使紀綱不立，為國家前途計，理合依法提出彈劾，以肅紀綱，而振軍威。是否有當，靜候公決。提案人李夢彪等四十六人。」

公賣局案毛邦初案

中共於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侵略海南島後，在臺灣對岸閩粵沿海集結重兵動員了所能利用的船

隻，準備試攻台澎，飛機不斷凌空偵察，廣播喊叫血洗台灣，在台潛伏的共諜，到處散發傳單，暗殺綁票製造恐怖事件，正在人心惶惑之際，北韓共軍於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侵入南韓，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於二十七日下令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前此放棄過問台灣之態度，基於切身的利害，不得不修正，但為遷就英國的意見，而對中共採安撫政策，指令第七艦隊制止國軍對大陸的間歇性的進攻。(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訂中美共同防衛條約，至是作為維護亞洲和平樞軸的自由中國的防衛在國際法上於焉確立)國際道義向難依恃，世界和平故難希求，救亡圖存，惟有自強，諺云「自求多福，自助天助」，我們惟有團結民心，改革建設，自力更生，屏除希求美援依賴外人的心理，如果本身不健全，雖有美援，也沒有用，本身基礎穩固，美援就會不求而自來，政治是現實的，不是我們想如何就如何的。

蔣總裁介公蒞台後決心改造中國國民黨黨務，先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主持全般黨務改造事宜，中央直屬監察院監察委員黨部改造委員七名，由監察院監委黨員大會選舉孫玉琳、陳連元、張國柱、侯天民、郝遇林、于德純、王澍霖報經中央任命。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我與曹委員德宣侯委員天民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前任局長蔡玄甫，現任局長楊允棟、副局長張廉顯、主任秘書萬心權、主計室主任林渚霖、第五科前任科長李庶熙、現任科長黃坤等，及台灣造船公

司總經理周茂柏購辦罇用鐵帶串通商人舞弊貪污違法濫職，經查屬實，提案彈劾，經審查成立移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關刑事部份，送最高法院檢察署依法偵辦。(彈劾案全文較長從略)

九月四日我與李委員夢彪等四十人提議「空軍副總司令毛邦初失職抗命，事非一端，時非一日，情節重大，牽涉甚廣，國防部不早制裁究何情弊，應請澈查」，院會決議，交國防委員會輪派委員三人澈查，並於二日內向大會提出初步報告。

八月十五日我與丘念台、楊宗培、丁俊生三委員提案糾舉台灣農林公司總經理陳舜畊財務部經理吳夢禎變更財務處理違背法令，經付審查通過，函台灣省政府依法處理。

彈劾李副總統宗仁

十二月十三日與金委員維繫等六十一人為副總統李宗仁棄職他往，寄身異域，言行荒謬，提案彈劾，經全院委員九十三人出席審查會，決議成立後，於四十一年一月十二日以院函分送國民大會及司法行政部辦理。彈劾案文曰：「查副總統李宗仁前於代行總統職權期間，當三十八年十一月匪焰正熾，西南軍事緊急之際，遽離國土，始而寄跡香港，旋即稱病赴美，不顧輿論指責，與各方勸阻，棄職遠走，希圖自全。三十九年二月，本院曾以留電促其明示態度乃所復電，竟謂『在美照常批辦公文，府務並未廢弛。』依憲法第三十五條至四十四條所規定之總統職權，豈

(一) 監察工作年冊

能在外國行使？其弁髦憲法，已屬顯然。國人以國難方殷，中樞不可一日無主，敦請蔣總統於三十九年三月依法復行視事。總統視事之日，以副總統代行總統之狀態，即不存在。李宗仁如猶憶遵守憲法盡忠職務之誓言，應立即回國，以副總統身份，共濟時艱，乃竟長期留美，無異自絕於國人。最近政府為處理毛邦初向維宣抗命失職案，派員在美延聘律師訴請美國法庭勒令毛邦初交出所管公款文卷，李宗仁竟接受毛邦初十一月十七日呈文於十一月十九日並以代總統名義批令毛邦初及其員屬繼續執行職務，對於 蔣總統所發

有關之命令及所採行動，一概置諸不理，復於十二月五日在其紐約寓所招待外國記者宣稱：『余已擬有恢復中國合作政府計劃，不久即可宣布，此計劃並非完全依賴武力云云』。十一月十九日節略送美國國務院聲明彼仍為中國合法總統，更指使甘介侯致函毛邦初所延聘美籍律師謂『彼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起繼續為中華民國之總統，應至下屆大選之後為止』。似此行為，顯係盜竊名義，僭越職權。基於以上事實，副總統李宗仁在此國難嚴重之時，棄職出國，已歷兩年，就副總統職位而言，構成失職行為，就其以業經解除之代總統名義，在外國發布命令而言，構成違法行為。至其公開聲言『余已擬有恢復中國合作政府計劃，不久即可宣布，此計劃並非完全依賴武力』。查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並無所謂『合作政府』，而李宗仁竟聲明計劃恢復之，其顛覆政府危害國家之意圖，實昭然若揭。顯係觸犯刑法第一百條之罪行，合依憲法第一百條之規定，提出彈劾案。』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監察院遷廣州，本文作者（右）與監委權少文（中）王宣（左）在觀音山國父孫中山先生讀書治事處碑前留影。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八日監察院以總統咨為司法院大法官林彬轉任司法行政部長，李伯申辭職，夏勤、魏大同、孫子澍、葉在清均病故，梅汝璈叛政，府通緝有案，提名何蔚、徐步垣、曾紹勳、黃正銘、王風雄、韓駿傑

、蔡章麟等七員補充遺缺，投票均得同意出任。四月十日總統以考試院院長張伯苓早經辭職，院長職務由副院長紐永建兼代迄今，茲據紐永建呈請辭去本兼各職，經予照准，擬以賈景德為考試院長，羅家倫為副院長，咨請同意。監察院於十二日下午行使同意權，投票結果，均獲同意出任。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行政院長陳誠宣布實行耕者有其田與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為本年兩大設施。廿九日指定台灣省為實施耕者有其田之區域。

蔣總裁年來所最致力者，除軍事部置黨務改造與財經與革外，為黨政軍幹部訓練，在陽明山設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期調集黨政軍幹部同志實施研究訓練，以一月為期，我奉調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參加第二十四期受訓。至三月二十三日結業，同期受訓者三百人。監察院委員為我與趙季勳，職員為主任秘書景佐綱、總務組長劉慎堂。

（未完）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